

筆是生命的拐杖

——詩人何瑞雄訪談札記

文／周華斌 攝影／林佩蓉、周華斌



一路活過來，活到今天；一路寫著，寫到現在……生命與創作既融為一體，則人生之路向自能引帶創作，而創作之充實感也自能支持人生……於我，創作已不算是工作，是生命的呼吸，是血液的流動……這麼多年來的創作生涯，隨時隨地握筆生產已習以為常，無所謂是甘是苦。

—— 1991何瑞雄〈創作生涯裏的若干足跡〉

這幾天，天氣悶熱，2009年8月3日於國立台灣文學館至訪談對象何瑞雄老師寄居的長榮大學途中，開冷氣的車內仍然能強烈感受到艷陽毫不留情發散的熱力。驅車直駛長榮大學的第三宿舍，因校舍改建而於昨天剛搬遷至此的何老師，回應以無比熱情，使得筆者與陪同訪談的研究典藏組林佩蓉組長早已忘卻剛剛一直在意的艷陽高照。

稍後，我們選定一家位於長榮大學校門口的餐飲店，開始這次的訪談。考慮到何老師身體狀況，決定採以輕鬆的閒聊方式進行。

感動的良導體

或許有不少讀者對何瑞雄老師（以下稱謂省略）感到陌生，事實上在四、五〇年代就開始創作，曾於《文藝創作》、《新詩週刊》、《藍星週刊》、《創世紀》、《笠》等雜誌發表作品。

何瑞雄，1933年出生於高雄縣阿公店（今岡山鎮）。中學時代，開始發表作品。台灣師範大學藝

術系畢業，大學三年級時出版第一本書。1979年以作品〈魚〉，榮獲第10屆吳濁流文學獎新詩正獎。1979年赴日本後，陸續修畢中國文學博士課程，任職於日本專修大學、國士館大學。1993年回國，任職於剛創立的長榮管理學院（2002年改稱長榮大學）。1994年由海內外詩人、學者發起，成立「何瑞雄文學研究會」，並發行會刊《詩鄉》。2007年6月受聘為長榮大學駐校文學家，現居住於該校校舍。作品有對鄉土的浪漫描繪，也有對社會的批判書寫。創作文類廣泛，除詩、散文、小說外，尚有論述、兒童文學，另曾翻譯如《但丁神曲畫傳》、《失樂園畫傳》、《千羽鶴》等文學名著。文學之外，亦有繪畫、書法等藝術創作。

乍見之下，會因何瑞雄溫雅的外觀，而誤以為其個性沉默寡言，然而見面不到幾分鐘，就能強烈感受到何瑞雄的好客與健談。面對初次見面的我們，熱情地訴說著人生與創作經歷。這讓我想起多年前讀過的《混聲合唱：「笠」詩選》所述：「何



何瑞雄作品集。



何瑞雄繪畫。



何瑞雄墨寶。

瑞雄是一位外表溫雅沉默而內心燃燒著熾熱情感的詩人」（春暉出版，1992）。

言談中，何瑞雄偶而揮手比劃，偶而閉目細訴，聲音、表情豐富。何瑞雄表示，少年時因躲空襲而「疏開」至「鴨母寮」（今高雄縣內門鄉光興村），每天摘野菜、挖蕃薯、撿樹枝度日，然而這帶給他更深刻接觸大自然的機會，也滿足於生命的自在，驚嘆於植物與泥土的芬芳、落葉的繽紛，喜於目送落日、仰觀星斗、傾聽蟲鳴。事實上，對於何瑞雄這樣的喜好與生活，筆者並不陌生，其作品早留下如此的紀錄：

〈晚歸〉

想流螢們已燃亮了
我的山谷小屋的屋窗
飲過了地平線上的晚霞
我牽著清風歸去
……（下略）

〈夜與晨之間〉

……（上略）
散星極小 極難尋獲
而林間香霧滿溢
清音四濺——
這景緻
比昨霄的夢更美！

〈假寐〉

這裡，一切生命都在自然舒展

蝸牛在老樹的苔根上散步

雲來，雲去，花兒嫣然展瓣

草撐著傘，陽光灑下溫柔的金雨

我橫身於綠意盎然的林下

伴著一條青色的蜥蜴假寐

一般人認為稀鬆平常的鄉野景緻，於何瑞雄的心裡卻是無比感動，其全身是詩人的細胞，儼然是感動的良導體。

跨越語言一代

一般論者稱何瑞雄為「跨越語言的一代」，然而經訪談後，可清楚了解其「跨越」過程非常與眾不同。事實上，這也觸發筆者重新思考「跨越語言一代」的定義。

何瑞雄表示，其受漢醫兼「私學仔」先生的外公影響，也會吟漢詩、寫書法；日治時期戰爭「疏開」時，有一位漢學先生，常鼓勵其閱讀漢文書。除此之外，其於小學1至5年級，是1945年前的日治時期，因為時常躲空襲，而無法順利接受學校教育課程，日語亦不太懂；1945年戰後才完成小學6年級，當時是以華語授課，且其初中便以華文發表作品。因此，其不曾經歷以日語思考的「腦譯階段」，且未曾以日文創作，日文是於師範大學期間開始自己閱讀日文書籍才逐漸學會。

「跨越語言一代」，是詩人林亨泰於1967年為向日本人高橋久晴說明時所信手拈來的詞語，用來形容其本身在內的這群曾受以日文為教育、創作工具而戰後卻須改以華文為工具的詩人。事後，依據

林亨泰本人的說法：「光復當初，銀鈴會同仁的年齡都在二十歲上下，不像比他們年長的前輩們，還可在基礎教育階段或接觸到一些漢文，他們可以說是從小就受過最嚴格日語訓練的一代……。但，光復後，當他們不必再被迫講日語的時候，他們卻又面臨喪失已純熟的語言工具，再度下一番決心作另一次的跨越——即重新學習中文……我曾杜撰了「跨越語言的一代」這句話來稱呼他們。」（林亨泰〈跨越語言一代的詩人們——從「銀鈴會」談起〉《笠》127, 1985）

筆者手邊的資料，最早能看到何瑞雄於1949年的作品：

〈秋風長〉

秋風長
天野茫茫
無論我走到多遠

那一朵野菊花
都在蕃薯園邊
對著我張望

〈深秋——颱風後〉

秋深，夜深，涼意深！
黑黝黝的穹蒼，
流星像一行溫柔的雨，
向人間垂滴下來……

從這些作品看來，可知其當初對華文已具有相當的掌握能力了。

何瑞雄於少年時期是以台語為溝通語言，不太懂日語，且初中便以華文發表作品，亦即戰後的3、4年內，何瑞雄已能以華文創作並發表。或許是日治時期的漢文學習經驗，未以日文為創作、「自我學習」的工具，與戰後積極的華文學習經驗等因素，讓何瑞雄能迅速以華文作為創作工具，快速渡過「跨語」階段。

不管如何，可以確定的是，何瑞雄也是「跨語」的一個例子；然而，若是欲以當初林亨泰定義的「跨越語言一代」來形容他，似乎不太符合。

筆耕不綴

何瑞雄表示，其於2005年生病至今，身體狀況一直不佳。然而，其目前仍持續筆耕，並未間斷，尚有許多未發表的作品。現在正進行長篇作品《人間》第7卷的撰寫，每天凌晨1、2點起床創作，約4、5點再休息。倘若體力不支，仍會將抽屜半拉開，將手肘靠於上面，借力書寫。

「為何至目前仍持續創作，甚至連生病也未停止？」筆者不禁要問。

對此提問，何瑞雄給了一個非常「何式風格」的答覆：除了醫生給的之外，創作也是一種藥；筆是生命的拐杖，支撐我延續下一秒。事實上，其具有思想的一貫性，這答覆與本文開頭引言，即其於1991年所說過的話類似：「人生之路向自能引帶創作，而創作之充實感也自能支持人生……創作……是生命的呼吸，是血液的流動」。

時間於作家的往昔與現今間反覆穿梭遊走，數小時簡短的訪談竟轉眼消逝。原本還希望藉這次訪談機會一窺何瑞雄的書林，但其諸多書籍資料因搬遷而仍收置於紙箱中，或分散收存於圖書館、研究室等地，加上其身體狀況不佳，因此只好作罷，難免留下缺憾。然而，這位前輩作家所散發的熱情與感性，於我們精神上的收穫，早已足以彌補上述缺憾。

堅持創作近60年，選擇以筆支撐生命前進，何瑞雄便是採用這種方式默默為台灣留下紀錄，藉由這種方式愛台灣。 ☒

本文作者

周華斌

國立台灣文學館 研究典藏組 研究助理

